

1934

年

3

月

21 JAN 1935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國際問題研究會通訊



會址 上海香港路四號
第三〇六號室
電話 一八四八九

BULLETIN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 Hongkong Road

SHANGHAI, CHINA

March

1934

目次

- 本會會務（二十三年三月）.....
- 一、第二十四次理事會決議案.....
- 二、本月份工作報告.....
- 三、特別報告.....
- 關於檢查外電手續事本會向政府機關建議之經過.....
- 四、演講.....
- 旅外觀感.....
- 劉淇恩 講
- 胡筠秋 講
- 五、出版.....
- 本會二月份「通訊」.....
- 六、社交.....

| | |
|-----------------------------|--|
| (一) 本會參加市商會等團體公宴顏大使駿人..... | |
| (二) 本會聯合上海青年會請顏大使聚餐並演講..... | |
| 會員通訊..... | |
| 國際要聞選錄..... | |
| 英文評論選錄..... | |

本會會務

二十三年三月

一、第二十四次理事會決議案

本會第二十四次理事會曾於本月五日中午在銀行俱樂部舉行討論各項會務決議下列各案

一、上次演講會張祥麟先生提議本會編印宣傳品俾在本年芝加高博覽會中分送一案當與中國旅行社磋商合作辦法

二、上次研究會議決提交理事會討論關於研究日俄戰爭問題之具體辦法一案當與地方協會籌商合作辦法

三、本會理事會原定每月第一星期一開會茲因研究主任陳理事立廷每逢星期一有事不能參加特改開會日期爲每月第一星期三

二、本月份工作報告

- 一、出版二月份本會「通訊」、
- 一、五日中午開第二十四次理事會、
- 一、接外交部公函、答覆關於檢查外電事、
- 一、與外報記者接洽關於檢查外電事、並口頭通知進行情狀、
- 一、與地方協會接洽關於研究日俄問題事、
- 一、發表本會研究工作及出版品於報紙、
- 一、分寄演講錄及通訊與名譽理事、理事、會員、及海外各埠華僑協會與使領館、

- 一、贈送本會演講錄與全國各重要團體、學校、報館、及圖書館、
- 一、十五日開茶會、歡迎本會理事劉湛恩胡筠秋兩先生回國、並請

講旅外觀感、

- 一、伍梯雲先生追悼大會籌備會函請捐款、本會認捐洋二十元、
- 一、本會與市商會等團體於三十日公宴顏大使駿人於市商會、請本會理事陳立廷、曹雲祥、劉湛恩三先生代表參加、
- 一、與中國旅行社接洽關於出版宣傳品事、
- 一、接各處私人來函、索取本會出版品、當以「通訊」爲會內印刷品、只寄以演講錄各一冊、
- 一、美國密西根大學生函索英文田中奏摺、當向中國評論報社索得一份、連同本會英文印刷品函寄、
- 一、函字林報、更正該報誤用本會英文名稱、發表國際學會致美總統之電文、

一、函晨報、以該報兩次社論中、攻擊大陸報、牽涉本會、特致函聲明本會態度、

一、三十一日本會聯合上海青年會等、敦請顏大使在青年會聚餐、演講國際情形、

一、編述本月份「通訊」稿件、及選錄中英文要聞及評論、

一、按日剪報、

一、處理日常事務、

三、特別報告

關於檢查外電手續事本會向政府機關建議之經過

本會前接外報駐滬記者送來備忘錄一份，對於我國檢查發往國外電訊之手續，表示不滿，希望本會爲之斡旋，改善辦法，當經第二十三次理事會討論，決議外報記者之意見，本會爲其轉達於政府，並建議應行改良各點，以維護我國檢查外電之效力在案，卽由本會繕具公函，將外報記者之意見，摘要抄錄，並附本會建議四則，分致外交部及市政府，嗣接市政府情報司復稱，當與各電報局接洽，又接外部復函，以國際宣傳，影響外交，已派員與中央宣傳委員會面商一切，擬定先從統一檢查機關，實施檢查標準兩點着手，呈候中央常務委員會批示辦理矣，茲將本會去函及建議照錄如左。

敬啓者敝會前以各國報紙登載我國內

政外交各項新聞屢多失實顯係各該報駐華記者執有成見報告不確使然特開茶會招待外報駐滬記者以資互通聲氣聯絡感情其時來會各記者與敝會員交換意見關於我國國際諸問題頗多論列而對於我國檢查發往國外電訊之手續各記者均一致表示不滿據稱各處檢查員對於檢查電稿之標準均不一致往往同一電稿此處可得通過而彼處則不准拍發各檢查員又規避外報記者其檢查方針亦無從探悉致各記者無所遵循深感困難等語嗣經由各記者備具說帖一紙詳述種種困難情形並列叙最近檢查員自相矛盾各案送

會前來敝會即提交理事會討論當以檢查外電係一國之主權外報記者原無異議惟我國檢查手續既有矛盾之處不但喪失國家之威信且恐長此以往所有不利於我之電稿均將逃避我國檢查機關而由大連香港及外船之電台轉拍反使外報記者得肆意攻擊我國而我國轉失去檢查外電之效力敝會對於此節深以為虛用特不揣冒昧擬具建議四則並摘錄原文說帖一併附呈

鈞鑒是否有當尙乞裁奪並祈賜覆爲幸此上
外交部

吳市長

附建議四則

一 統一檢查機關 檢查電訊係一國之主

權是外報訪員亦不能無理反對惟我國
檢查機關在同一區域之內亦有重疊之
現象權力既不統一方針又未確定處置
自難免矛盾似亟應統一檢查機關俾各
項電訊經過一次之檢查後即可發出而
無阻

二 確定檢查方針 發往國外之電訊新聞

何者可准傳播何者不得拍發似應於事
前定一標準章程訓令各檢查人員按章
檢查不得擅用個人之私見致違政府檢
查之原意庶幾現時外報記者所發現之
矛盾情事如政府已發表之新聞而反被

檢查員扣留者均可免除而各電報局內
之檢查手續與方針亦均歸於一致

三 宣佈檢查標準於各記者 各國檢查電

訊人員大都常與記者晤面告以檢查之
標準使記者得有遵率滬地因不如是遂
致發生種種困難似宜於檢查標準確定
之後隨時宣示記者或由主管檢查者時
常與記者晤面作口頭之通知庶不致有
所隔闕

四 檢查員應熟諳外國文字 此節之重要

無待贅言惟我國之檢查員既受外報記
者之評論政府似亦應特予注意之

四、演講

旅外觀感

（本會理事劉湛恩胡筠秋兩先生新自歐美歸來，特於十五日下午五時，假座銀行俱樂部開會歡迎，並請演

講旅外觀感，茲將兩君演詞分誌如下）。

▼劉湛恩先生演講

在美演講 兄弟此次出國，參加太平

洋國際學會後，本擬於遊美之後再赴歐洲一行，但因美國社會人士，注意遠東中國問題，甚為關切，友人堅邀分赴各地演講，有時一日間參加二三處演講會，相距數千里，祇可乘飛機往返，聽講者甚為踴躍

，在芝加哥大會場中每次聽者逾三萬人，即偏僻小城市，亦莫不濟濟一堂，足證美國人民，對中國問題之關切，而數月光陰，悉銷磨於此，歐遊未能成行。

美人心理 美國人民大都均對我表同

情，但可分二種，一為中下階級，其心理為激於義憤，為我打抱不平者，接談時頗

多表示願投身於中國對日戰爭者，但中上階級則雖表同情決無願爲此問題而引起戰爭者，但決不承認僞國，則爲上下一致之心理，謂除非中國自己先表屈服云。

日本活動

日本之在美國遊說宣傳者，自政府機關以至社會團體人數甚多，但公開演講者甚少，因美人不願聆其言論，即在日傳教之美國教士，回國後亦無人欲聽其演講，故日本宣傳方法，乃側重於中上階級，散布捏造中日業已有默契之文件，盡力宣傳中日問題早已解決之言論，余在美時，曾遇數友以此見示，余曾電詢京友，知確非事實，已屢關其謬，但可見日

人之處心積慮矣。

經濟恐慌

余曾赴美數次，此去所見竟完全改觀，素以黃金國見稱於世者，今竟感受絕大之經濟恐慌，全國上下，苦心焦慮，於此問題之解決，探原其故，約有三因，①生產過剩，分配不當，此行所見，穀類之不加收穫，聽其腐爛於田野者，輒一望數十里，牛奶傾諸街頭河中者，亦事所屢見，但一方復有感缺乏者，生產與分配，未能得其平，②社會習於奢侈，享用已成習慣，③美人富於投機性。

褲鞋主義

然美國上下，正日夕從事解決此一問題，羅斯福登台後，進行復興

計劃，大興工程，以救濟失業，國庫屢增，龐大之負擔，大多數人，均有懷疑其結果者，然事實均盡力協助其進行，即反對黨人，亦羣以姑給一機會爲言，吾人於此，深感領袖與服從領袖之人，同樣重要，否則有領袖而無扶助領袖之人，成一種『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現狀，決無成功之望，已往教育爲領袖主義，今後應改爲養成扶助領袖人才，余杜撰一名詞爲『鞋主義』，以爲領袖之對稱，未知有當否。

提議二項 最後劉先生提出兩項意見，請本會討論實行，一爲招待來華遊歷之外賓，與社會各界領袖相接觸，俾明瞭我

國真實現象，免爲一隅之不良觀念所困，對華生不良之印象，在美經驗所得，凡會一度旅華之美人，如在華時曾與社會各界領袖相接談者，莫不有較佳之好印象而對我同情，反之則仍存蔑視之舊觀念，故此事實有必要，二爲鼓勵各界居領袖地位者，出洋考察，俾一覘各國奮力克復當前困難之努力現象，及各部份革新之方法，以爲改進國內各種事業之借鏡而國內人士與國外僑胞，近日意志漸趨消沉之現象，尤應痛改，必積極從無辦法中求辦法，我國始有出路云。

▼胡筠秋先生演講

日貨充斥

兄弟此次周遊歐美，所最注意者爲日貨傾銷情形，自世界經濟恐慌發生後，各國均高築關稅壁壘，如英屬印度，對日本棉織品，徵稅爲百分之七十五，後幾經交涉，日方以停購印棉爲要挾，減爲百分之五十，雖稅率仍未見其低，而日貨仍足與當地產品競爭，余東渡日本後，首至火奴魯魯（檀香山），已在抵制日貨之美國勢力圈內，但市場中日本出品之玩具，及棉織品，仍甚多。

成本減輕

後過美赴歐至荷蘭，有荷蘭人詢余何以日本鋼鐵管近日能輸入荷蘭，以荷蘭是項工業本甚發達，而產鐵亦多

日貨竟能遠涉重洋，與之競爭，實令人詫異也，以余過日時觀察所得，日貨之所以能充斥各國市場者，爲①工人負責，日本工人在工作時間絕不耽擱，而工作時間完了時，必完成其進行中之工作，然後離其工作處所，寧多費若干分鐘時間，而不令出品及材料稍有損失，此均足使其成本較爲減少。

統制運輸

此外尙有重要原因，即運費減少是，日本自經濟不景氣以來，即統制各航行海外之汽船會社，於開行前報告其所載貨物之噸數，因航商不時接受政府之補助，故各輪開出時，如未能滿載，政

府即令其所定噸位，免費載運貨物，（事實上現在航輪開出時，所載輒不足半數），而航商方面，因半載滿載，所費相同，並無損失，故日製鋼鐵管竟能輸入荷蘭矣。

大戰前後

日貨在世界市場與各工業前進國相競爭之情形，殊使人有回復至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前故轍之感，蓋前次大戰爆發，於外廓固為塞刺奧皇儲而起，其實際原因，吾人固知為德國工業勃興英國受其威脅而起恐怖，現在日貨之侵入英國市場而取英國貨物之銷路，其威脅英國而引起憂懼之情形，已不在戰前德國之下，

雖今世人每以東北問題及太平洋會議海軍限制條約滿期等為再起大戰之推測，尙係皮相之論，日本外交今日陷於孤立之境，其真實原因，因在彼而不在此也。

挽救入超

我國產業落後，歷年入超增加，倘不能挽救，資金日趨匱乏，其前途有不堪設想者，余游歐美所見，我國雖無大宗出產輸出以資抵補，然小件物品，頗多受外人歡迎者，惟國內製造及貿易者，不知國外市場之所需要與時尙，致常失機會，希望本會注意及此，調查各處需要情形，俾輸出增加，稍挽龐大之入超於萬一云。

▼提議之討論

劉胡二氏演說畢，主席郭秉文先生起立，略謂兩君所提各點，均甚重要，招待外賓一事，本會前亦擬辦，惟限於經濟，不克如願，增進國際貿易一層，本會前曾與國際貿易協會合作，嗣亦以經濟困難，不能繼續進行，至鼓勵我國要人出國遊歷，前實業部曾擬組織一蘇俄考察團，終未實現，於此可見此事之困難，繼由陳彬蘇先生發言，謂適間所提各節，均為本會應為之事，惟工作必須經費，以上海之大，自應能扶助此重要團體，俾得進行工作，俾益國家云，陳立廷先生謂招待外賓一事

，上年會由少數人發起，聯合所有交通機關國際文化教育團體，擬設立一機關，專辦此事，經開會數次，卒以各方情形複雜，毫無結果而散，實為最可惜之事，至於本會研究工作，前曾有具體之方案，奈以高深之研究，難得一般社會之同情，蓋上海為一商埠，社會對於舉辦一事，難免不以商業為其準繩，凡事之不能生利者，勢不能得人贊助，故本會已往之計劃，迄未實行，然此非謂吾人均將灰心也，本會同人，仍當努力前進，在可能範圍內，盡力進行，如是或可漸得社會之同情及贊助云，此外尚有多數會員發表高論，祇因為時已遲，由郭主席宣告散會。

五、出版

本會「通訊」

本會二月份「通訊」內容、除載第二十三次理事會決議案、該月工作報告及出版品述略外、演講欄內有張祥麟君所講之「參加芝加哥萬國博覽會之經過」、及周貫虹君所講之「統一出品迎合潮流」、研究欄內有夏晉麟君所講之「遠東和平問題」、此外尚有國際要聞選錄二十四頁、英文評論選錄十頁、

六，社交

(一)本會參加市商會等團體公宴顏大使駿人

上海市商會前發起歡迎駐俄顏大使公宴，函邀本會參加，當以顏大使爲本會名譽理事，本會自所樂爲，此項公宴，曾於三十日晚在市商會舉行，每團體限推代表三人列席，本會特請理事曹雲祥，陳立廷，劉湛恩三先生，代表參加，茲錄顏大使在席上之演詞如後

今天承諸位熱烈之招待，並聆主席王曉籟先生之一番宏論，實覺慚感交集，其實兄弟不過一個普通外交官，聊盡分內之職責，並無若何大貢獻，至於出席日內瓦，亦僅適逢其會而已，兄弟在大前年赴美

，初僅代理性質，到美國甫二十餘天，即得國府電促赴日內瓦，出席國聯，最初我等即引用國聯盟約第十二條，其條文意義，全在和解，如兩國發生衝突，即可據此調解，其辦法並須得兩當事國之同意，始可

生效，故當時無甚嚴厲辦法，於是我代表團乃決定改引十五條，然根據此條，仍須由行政院解決，其所異於第二條者，蓋可由行政院轉交大會討論，故我等即決提議，將其提交大會，雖為他國所反對，亦仍力爭，而最後結果，卒在大會中，得諸小國之幫助，大會報告書，遂能有利於我，該報告書係以李頓報告書為根據資料，益以肯定之表示，東北事件，於我國雖甚重要，然歐洲諸邦，則不甚注意，及至上海戰爭發生，彼等以關係密切，乃態度改變，不復反對引用十五條，今日為上海各團體之宴請，故予特於上海事件多說幾句，

上海變之發生，於各國影響極大，而其時又適逢籌備近十年之軍縮會議，將開大會，東亞大陸，却正在炮聲隆隆之下彼等乃感覺矛盾滑稽之極，予對國聯略有不滿，因其並無切實之辦法，滬戰雖可得國聯議決案以為根據，并得四大列強作保人以解決，但我方損失，賠償毫無，此實國聯不能令人滿意之處，然上海一戰，於我國地位身價，增加甚大，余等起初在日內瓦甚覺灰心，及至上海抵抗戰起，異常興奮，彼時各國報紙，均加頌揚，蓋以此役非僅軍隊抗戰，人民各方均極熱烈聲助，足令外人認識我國民族精神也，在日內瓦時，

更有一代表與予作如下之談話，以前諸列強，均以爲有二萬人即可征服全中國，但自是以後，非十萬大兵不敢開到上海，但目前更有何國，能立即出此重兵，以作侵人之舉，及來上海，又遇一西人銀行家，告予謂從來未見中國人民有若此次之熱心，不但先生們努力參加工作，即太太小姐們，亦各爭先恐後，踴躍輸將，勸募救護，故予對上海人士極深感謝，及後熱河事生，國際乃有此種諷刺之口吻，以以前中國所以不戰可以藉口付託國聯，今既得國聯之判決書，更將如何以四萬萬之巨靈大國，爲七十萬侏儒小邦所擊，未嘗稍事自

衛，今熱河又將若何，此實令我們在外代表，所無可辯詰者，上海事件發生，因得國際之注意，故在國聯辦理，結果較好，因上海事辦得較好，東北軍亦可同樣援引，故亦受相當影響，在今晚宴會上，予可述幾點感覺。⊙此次中日爭端，世界輿論，一致對我表示同情，雖事實無補，然精神却興奮不少。⊙國聯之幫助有限如真欲得國聯實際之幫助，須先亟謀自助始可，因國聯非太上機關，其最大作用，不過和解，如和解無望，則事實上實難有他法。⊙有謂中日黃人衝突，何必在西人前官司，前在北平辦外交，亦頗有中日合作感想

，我國文化，較早於日，舊居長兄之地位，但此時日全歐化，竟遠超我國，中爲農業國，日爲製造國，本有合作之可能，但日竟用武力強行壓迫，則我決不能甘居其下，故予望黃人能覺悟，能合作，免在白人前官司，以遭笑異族，此後一二年來國事仍在困頓中，然亦不必過事悲觀，如一病人，卽當垂危之際，亦當亟力設法，以謀死裏逃生，決不可坐以待斃，東北營

(二) 本會聯合上海青年會請顏大使聚餐並演講

本會於三十一日下午七時，聯合上海青年會及國際文化中國協會，在八仙橋青年會，請本會名譽理事顏駿人大使聚餐，並演講國際情形，由本會理事出版主任曹雲祥先生主席，茲錄顏大使之演講

如手臂，手臂既失，固感痛苦極大，上海乃爲心臟，尤屬重要，故望諸君，以後更應急起努力設法，共同策謀，拯救國家之道，予此次歸來觀察數省，見國內各方，均頗有進步，故對於國家前途，並不感到失望，不過上海爲交通輿論金融之中心，而諸君又皆各界之領袖，故望仍繼續努力，以求達到光大之前途云。

於後。

歐美生活程度高貴 兩年前鄙人奉命出使，身抵歐美各國之領土後，第一感想，爲彼方生活程度之高貴，卽如舊金山至華盛頓途間，鄙人所乘之純鋼花車，窮奢極麗，舒適異常，而車價之高，亦幾爲國人夢想所不及，抵美京後未久，卽奉政府電促出席歐洲之國際會議，當時所乘橫渡大西洋之汽船，載重四萬噸，自紐約至法國，僅需時四日有半，猶憶三十年前，由美經歐回國時，同樣距離，需時十日餘，進步之速，可以想見，船中設備之講究，費用之昂貴，亦成正比，嗣後，在英國

倫敦。瑞士日內瓦。等處，無不感覺生活程度之高貴，但因世界經濟之不景氣，各國失業業者甚多，計美國有千餘萬，英。德。兩國亦各數百萬，各國朝野，一般感覺痛苦，以爲不了，反顧吾國，平時失業業者，大概不下五千萬，最近兩年，恐有一萬萬，然吾人似乎不覺痛癢，嘗考其故，殆因我國經濟組織，遠不及歐美之精密，故有麻木不仁之感，譬如一人力車不利於行，簡單修補，勉強可用，如一汽車機件損壞，非在工廠中，慎重修整不可。

國際會議失敗原因 鄙人所出席之國

際會議，除關於滿案者外，爲世界經濟會議與裁軍會議，此次回國後，常聞國人會議之通病，爲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歐洲國際會議，則略有不同，凡會必議，凡決必行，所難者，在議而不決，其所以議而不決之最大理由，則在與會國家總不免有自私自利之心，彼此相持不下，終至決裂而後已，如世界經濟會議，當時世人莫不渴望其成功，開幕之日，英皇親臨致詞，英首相充主席之職，聚各國代表於一堂，未嘗不濟濟跼跼，氣象萬千，無如人人各有懷抱，不肯犧牲，卒因美總統羅斯福之貨幣政策而大起衝突，以至於

無甚結果而散，其唯一成績，厥爲國際銀協定之訂結，回國後，見報章雜誌，登載關於銀協定之文字甚多，鄙人非財政經濟專家，不敢妄下斷語，惟當時與宋部長出席經濟會議時，對於此事，固曾有所考慮，吾人唯一目的，在穩定銀價，使金銀間之比率，不致太相懸殊，再言軍縮會議，其所以不能迅速奏效之原因，亦在於各國不肯犧牲，如海軍國希望裁減陸軍，陸軍國希望取締海軍，其意見自不能有融和餘地，其所以尙在繼續開會者，實因各國人民對於戰爭，深惡痛絕，如政府不能敷衍主張和平之民意，則決計難以立足。

蘇聯全國刻苦犧牲 鄙人在蘇聯前後

，祇有六個月，以如是龐大之國家，經區區六個月之表面觀察，萬不敢謂有何心得，不過吾人對於蘇聯之制度，可以有不同之看法，而其政府之非常努力，人民之非常犧牲，則不能加以否認，在歐戰爆發時期，鄙人方在德國，當時所得之經歷與感覺，與在蘇聯時之經歷與感覺，幾無稍殊，換言之，蘇聯今日亦在全國戰時動員時代，個人衣不能暖，食不能飽，然精神煥發，朝氣蓬勃，真所謂臥薪嘗胆，其所積極經營之新五年計劃，以發展重工業為第一義，聘用外國工程專家至數千人，以從

事於指導設計工作，期以必成，此種身體力行，刻苦犧牲之精神，足夠國人模仿。努力建設改良物質 回國途中，由蘇彝士運河而東，即感覺東方物質建設之落伍，與民生之痛苦，即如我國實在太窮，物質方面，應趕快想法，鄙人常覺我國除通商大埠如上海者不計，物質建設，落後於歐美者，至少有一百五十年之多，一方面固因開發實業，須要資本，資本不足，無從着手，一方面亦因人民教育程度太過幼稚，在蘇聯每個識字之人，受法律規定，須負教識五六個人之義務，以我國不識字人數之多，識字者自當加倍努力，以補

除文盲，出國二年，對於國事感觸甚多，最可樂觀者，爲國民政府努力於建設一事，經濟委員會補助各項建設事業，確屬當務之急，而爲我全國人民所應竭誠擁護者，對於國聯仍抱樂觀，最後尙有一言，願爲諸君告者，鄙人對於國聯將來，仍抱樂觀，國人爲滿案問題，表示對國聯失望者甚多，然鄙人日前已曾道及，國聯並非一太上政府，以一國際性質之組織，經會員國五十國之絕對的多數，異口同聲，主張公道，曰，日本你錯，中國你對，實爲

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大事，且國聯之活動範圍，固不僅限於國際政治問題之一端，近來對於各國之文化合作，頗爲注意，良以國際糾紛之所由起，因國與國間，未嘗互相了解，惡感自易，惡感太深勢非至於戰爭相見不止，故澈底辦法，在使國與國間，得充分合作之機會，文化合作之重要在此，報章書籍，宣傳效力甚大，國聯對之甚爲注意，望座中從事於文化事業者，大家提倡，以爲世界和平之貢獻云。

會員通訊

本會會員、對於國際問題、均具有深切之研究、或從事實際上之工作、或從事著作演講、本會俱與有榮焉、用特另闢本欄、專載會員關於國際問題之工作、茲就所知者、略述於後、尙望會員諸君、將關於此類工作之消息、隨時函示、以便陸續登載、無任感盼、

陳彬蘇先生近著「日蘇戰爭之預測」

陳君前在本會演講「日俄問題」、材料豐富、議論高深、除已在密勒氏評論報、譯成英文、分期登出外、茲已將原文印成小冊、爲申報叢書之一、每冊售洋四角、

夏晉麟先生演講「日美協調聲中之遠東和平問題」、

夏君前在本會演講「遠東和平問題」、注重日俄之戰爭、近應國際學

會之請、演講日美協調聲中之遠東和平問題、對於日美日俄日英關係、與我國所受之影響、頗多發揮、

董顯光先生之論著

董君在大陸報時有長篇之論著、最近發表者有“Calm Before Storm Prevails on Russian-Japanese Frontiers”及“China must Fight her own Battles”

桂中樞先生之評論

桂君在大美晚報(英文)每星期至少有一次之評論、該報爲桂君專欄“*As A Chinese Sees It*”一欄、由來已頗久矣、

高謹軒先生之投函

高君常以D. K.署名、投稿於字林西報、最近又有長篇之函、駁斥日

本宣傳家 Yoshioka 之論調、登於本月十七日報中、

王調甫先生之論述

王君在「外交月報」一月號內有「一九三三年世界之經濟」長文一篇、內附表式甚多、攷據頗詳、

曹雲祥劉華瑞先生與國際文化中國協會

國際文化中國協會、於上年在本埠成立、從事於宣揚我國文化工作、該會董事長、係本會理事出版主任曹雲祥先生、其總幹事爲本會會員劉華瑞先生、

本會會員被選爲國際貿易協會理事

國際貿易協會、最近改選理事、茲聞該會選出新理事十七人、均係本會會員、其姓名如下、陳光甫君、林康候君、貝淞蓀君、張公權

君、郭秉文君、徐寄廬君、劉鴻生君、徐新六君、錢新之君、穆藕
初君、潘序倫君、李馥蓀君、王曉籟君、趙晉卿君、王雲五君、史
量才君、

國際要聞選錄

中國與國聯之技術合作

國聯情報部通訊，國聯行政院的國聯

與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於一九三四年一

月十六日開第三次會議，出席者爲畢克主

席（波蘭）衣丁（英）顧維鈞（中）權節

查士其（捷克）馬斯忌利（法）并查利（意）

亞連拿（西班牙）米亞（美）祕書長愛文

奴，委員會祕書合斯等。討論行政院所派

技術代表拉西曼氏寄到的電文報告，及祕

書廳所編技術合作發展情形撮要，並議定

以後每逢行政院開會時，該委員會開會，

或接到中國消息時，亦即開會云。

拉西曼之報告

行政院增加中國技術合作之議決案，

甚爲中國政府各要人所贊許，而國內人士

亦大致滿意，全國經濟委員會之常務委員

會現在委員，爲行政院長，總司令、財政

部長、立法院長等，宋子文則主管一切事

務，全經委會得各負責機關之補助，可期

有卓著之成績，美國借款（棉麥）將用作該

會基金，不久則有辦法，新建設計畫仍在

審查中，至於築路、水利、教育、改造農村、公共衛生等，則已繼續進行，余已向祕書長呈送建議，並附以說明，冀國聯有關各機關加以考慮，余敢請行政院准余異日寄上詳細報告，蓋一則待取得全經委會指導下之中外專門家等審查經濟之結論，二則待國民政府通過具體之計畫也，目前仍照常與國聯各專門機關通訊，並依時向祕書長報告一切工作發展。

合作發展概要

▲合作之方法 國聯各專門機關與中

國全國經濟委員會指導下之各項合作如下

○委派國聯各專門機關代表來華久駐，

以與全經委會聯絡（如衛生交通等機關）

○委派技術人員來華，研究指定的方策，

貢獻意見。（如文化合作院所派的教育調

查團交通機關所派的水利專家委員會）○

委派各個專員，對於指定問題，向全經委

會呈送報告。（如絲業專家及農業專家）

○介紹專門人才給中國政府任用。（如電

報電話專家南京大學所聘的教育家）倘國

聯各專門機關不能介紹時，可由祕書長辦

理。（如公務專員之被聘去改組中國行政

組織）

▲衛生機關之合作 關於此項合作，

已於一九三零年預定一個三年計劃，其程

序如左。(甲)設一衛生總局及中央醫院。
(乙)設一模範醫學校。(丙)逐漸推廣國家海港防疫事務。(丁)整理國內各新立公共衛生機關，中國政府提議合作規模如下：①國聯各衛生機關對中國衛生行政貢獻意見。②資助中國醫生遊學外國，俾獲經驗。③搜羅各國防疫之經驗，貢獻給中國各口岸衛生當局，以資借鑑。④派一衛生機關內專員駐華，襄助衛生總局進行事宜。⑤供給技術的勸告，以求醫學之發展。

▲交通機關之合作 交通機關與中國全經委會的主要合作，為道路及水利兩項

，該機關會委派兩工程師赴華，一為奧客其，乃波蘭工務部顧問，築路專家也，一為步都拉，乃荷蘭水利專家，均常與該全經委會接洽，水利工程，如治淮以預防水災，及在天津各河道之清理積沙，各工作均有進展，一九三二年春，曾派委員會前往查勘，並研究大上海口岸問題，該委員會治淮之報告，已為中政府採納原則，第一部工程已開辦，經費定為十四兆墨元，可雇工人一萬五千名，至於天津河道工程，則為一百萬墨元，此外有救濟揚子江水災難民，湖北之築路等工作，同時可以訓練一班年輕工程師，全經委會內於一九三

二年四月設築路司，擬在長江中下流區域擴張築路工程，計分六條大道，通安徽、江西、浙江、三省，長一千零四十五英里，密特，還有七省築路計劃在籌辦中。

▲經濟及財政問題 一九三二年秋至一九三三年夏間，有都拉其尼教按之赴華考查農業，中國政府對於其報告，甚為滿意，一九三三年，亦因中國政府所請而有馬利教授之委派，考查絲業，至一九三四年任務始滿，宋子文部長曾要求秘書長於一九三三年數月期間，假用財政股職員沙龍。

▲文化機關之合作 國聯行政院一九

三一年五月通過議決案後，初步的技術合作則為教育調查團之委派，同行者有華路打士（秘書長之代表）及邦几，（國際文化合作院院長）該團之報告，經文化合作委員會討論後，送給中政府，教育調查團建議派五名中國教育家往波蘭丹麥英意奧大利蘇俄等考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其行程乃國際文化合作院為之策劃。

▲一九三四年之計劃 秘書長近接得拉西曼關於技術合作之建議，轉送各關係機關分別研究，中國政府近又要求派一班專門家赴華稍駐，研究築路及水利工作，

貢獻意見，全經委會則欲得一專員助理其內部改組，該專員當有國家經濟委員會之特別經驗，方稱合格，關於教育調查團建議事項之實行問題，中國政府亦要求派一

專家赴華，暫駐幫忙，（將由國際文化合作院選派，）此外又要求派一地質學專家及一絲學專家。

華東救國軍張志超

通電聲討溥儀

掃蕩妖氛光我漢族

礪山帶河永矢斯誠

華東救國軍總指揮張志超，鑒於暴日變溥儀僭位稱帝，已成事實，除派其參議王傳經來滬報告該軍近况外，特於東日

發出通電，請全國一致聲討，遠東社記者昨訪張總指揮駐滬代表張振東於其旅邸，即出其昨甫由平轉來之通電相示，茲爲抄

錄如次，全國各報館轉全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均鑒：東北淪陷，兩載有餘，日偽清奸，狼狽爲虐，開千古之奇恥，圖苟安於一時，志超等職責所在，不能不向我全國同胞痛哭陳者，夫有中村之事，而後有萬寶山之案，繼則有瀋陽之陷，吉黑之淪終而侵榆關，奪熱河，其用心之深刻險詐可知矣，最近遼西之運兵，卽爲佔我察省之張本，溥儀之僭號，卽爲侵我中華之先聲，鯨吞蠶食，將無已時，志超等九一八後，乘匹夫有責之義，矢奮身衛國之誠，統率愛國健兒，馳驅於黑山白水間，持大刀禦敵科學兵器，用肉搏抗敵猛烈砲火，

首則周旋吉東，繼則浴血黑境，破木蘭，克東興，奪兵艦於三岔河口，破重圍於大青山麓，化整爲零散擾各地，近復以百騎下佳木斯，殺倭寇武裝移民團，雖未能恢復山河，還我國土，然亦可表現我民族之愛國精神，而不甘屈服倭寇壓迫之下矣，乃者倭寇貪慾無厭，期再作進一步之侵略，嗾使傀儡溥儀僭號稱帝，擬假恢復清室，舊有權力之名，以完成其吞我全國之實，行見神明華胄，盡沒於三島日寇，四萬萬同胞，重罹專制遺毒，凡有血氣，莫不髮指，志超等百戰餘生，死生早置度外，甘願前驅，誓與周旋，河帶山礪，永矢斯誠

尙望全國同胞，一致奮起，掃此妖氛，光我漢族，華東救國軍總指揮張志超游擊司

令王振琪，王振芳，率全體官佐士兵叩東。

俄消息報論日本遠東野心

分割太平洋

放棄對中南美傾銷政策

換取遠東方面自由行動

日本報紙試探美國態度

(莫斯科六日塔斯社電)蘇聯「消息報」論文，標題「海洋之分割，或世界之分割」，指出日本報紙目前對於日美關係極爲注意，並企圖證明此種關係中間不含

有任何致成真正嚴重化之成分，該報稱，「日本報紙不時放出試驗性之氣球」，藉以確定對美帝國主義之決裂是否真正可能，爲遂行此項嚐試起見，於是日本方面產

生一種觀念，即將太平洋分爲兩部分，西部屬於日本，東部屬於美國，此項觀念不僅構成海洋之分割，同時亦係對世界分割之提議，日本希望放棄對南美與中美之傾銷，以換取美國方面放棄其對中國實行經濟擄奪及鞏固中國地位與日對抗之政策，惟美國是否具有準備根據此項提議而進行

談判，則殊成問題，中國對於帝國主義者提供利潤之可能性，大於整個南美洲數百倍，至於最近盛傳美國擬承認「滿洲國」云云，亦係一種「試驗性之氣球」，在此種種空泛之提議與暗示之背後，尙有一企圖，即令美國同意英·日·美海軍軍備之平等云。

否認偽組織

德國與祕魯態度益明顯

（中央社南京十日電）外息，前某方宣傳德國將承認東省偽組織，我政府以事出離奇，當電令劉崇傑就近質問，德外長

已於七日正式答覆劉使稱，德對滿洲問題，仍持向來態度，足證前此謠言，係某方含有作用之宣傳，偽國一日發出通牒多起

，妄希國際承認，各國均置不理，祕魯政府現亦切實表明遵守國聯決議，始終擁護我方，僞國任何政體決不承認，對僞國通牒，僅訓令該國駐日代辦面告僞代表祕魯政府不能承認之理由云。

吉省依蘭僞軍反正

日守備隊長被擊斃

東北腥羶滿地人心究未盡死

龍山附近鏖戰日軍全隊覆沒

華聯長春十二日電 據傳本月十日下午，駐三姓之僞軍及依蘭縣一帶之僞軍反正，與韓人及農民合作，攻擊駐依蘭之日

（中央社香港十日電）國聯勞工局將開大會，外傳日將附帶提出僞組織勞工問題說，當屬無稽，因各國對僞組織仍持不承認態度，大會亦決不接受其任何提案。

守備隊，隊長飯塚大佐等上級軍官十餘人，全部覆沒，尙有日人數名被殺，十日下午一時，有由哈爾濱往佳木斯之日商佐藤

等三名，因不知事變，亦在途中被殺，駐哈日軍，已於昨日選派勁旅趕援，聞溥儀稱帝後，各地僞軍，義憤所激，躍躍欲動，日軍頗有滿地荆棘之感，在嚴事防備中云。

日官方證實 電通哈爾濱十二日電

十日午後四時，吉林省依蘭韓滿人起義。

據東京陸軍省發表，本日接到情報，謂飯塚部隊於三月十日午前，在依蘭東北方約十里龍山附近地方，遭義勇軍襲擊，目下尙在交戰中云。

又據駐哈埠廣瀨部隊司令部發表，依蘭駐屯○○部隊長飯塚朝吉大尉，爲抵抗

義軍，在土龍山激戰之後，卒中彈斃死，第○部隊參謀長加納豐壽大佐，於十一日上午十時，乘飛機前往該地調查，午後四時還哈爾濱。

按依蘭僞軍反正之事，日昨路透東京電，已傳其大概，惟僅謂飯塚失蹤，而關於事變範圍，亦語焉不詳，官方消息，未見發表，蓋飯塚已斃而諱言失蹤，事變嚴重而欲圖掩飾，及上電傳來，真相畢露，日方欲蓋彌彰，何其心勞日拙，

綏芬河以西中東路被拆

路透哈爾濱十二日電 中東路東段附近，有義軍毀路，故運輸業已停止，據今日

此間所得之官場消息，據謂日方鐵甲車巡邏此路，發見綏芬河以西約二十哩處，鐵路拆毀頗多，計有三處鐵道被拆，並有兩鐵橋被毀，沿路電線桿，在三哩內者，多

被鋸去，該鐵甲車旋即通知各站，暫行停駛，以免肇事，現已派出修路隊，從事必要之修理，大約數量完工，屆時日軍將追究義軍蹤跡。

東京國民新聞論

西伯利亞運命

日欲侵吞之心躍然可見

二月廿五日東京國民新聞，發表五表

譯如下。

素川評論，題為「西伯利亞之運命」

自「滿洲國」獨立，西伯利亞之運命

，續述西伯利亞過去之歷史，與未來之希望，際茲日俄交惡之會，日人之心如何，觀此可以窺見一般，茲逐

如何，實為世界之疑問，然吾人欲知西伯利亞未來之運命，不得不詳考過去之狀況，即西伯利亞何以成為俄領之歷史是也，

按西伯利亞，佔全亞細亞面積三分之一，原由一犯罪之人，以強盜主義手段，實行侵略，遂爲十數俄人佔領，此爲一五八二年的事，其詳情爲俄國被蒙古人征服解放後，以剛毅果斷著聞之維安烈王，開統一之緒，其時有所謂哥薩克之半農半兵，屬於野武士之階級之愛爾麥克者，彼在大道上，專爲盜竊生涯，曾受莫斯科政府死刑之宣告，惟彼掠奪富豪財物，施諸貧民，故在民衆間頗有信望，旋此武士，越獄脫離中央政府之手，遁至海蘭泡地方，隱匿於採鹽爲業之史德拉加諾夫家中，該家卽利用此人，供給軍食糧，令其遠征西亞

利亞，一五八二年，渠率領百五人，越海蘭泡山東進，與蒙古諸部落相戰，到處省爲其所敗，乃渡阿比河，至特苦爾司克，莫斯科朝廷聞訊，大爲獎飾，維安烈王下旨召彼還俄，並令其貢上廣大的征服地，以贖前愆，渠乃遵命而歸，甚得俄王之寵遇，王復以一團哥薩克兵，令其統率，再出而征服西部西伯利亞，彼於伊爾齊西河畔，受韃靼人之急襲，部下悉遭害，單身投河而免，當時彼身上所穿之金鎧，（俄王所賜）因嫌其重，亦棄於河底，乃得泅泳逃生，俄國之得以征服亞細亞面積至三分之一之廣者，皆由此人遠征開其端

，而俄國之侵略西伯利亞，亦即因襲此強奪主義之傳說也，當時俄人在西伯利亞，到處虐殺土民，重課貢金，以二三百之少數兵士，漸次併吞東部西伯利亞，迨至愛爾麥克以後，始向北方發展，一六三二年渡伊尼舍河，築伊尼舍城，更東進蠶食土地，一六三九年，遂達阿哥克海岸，發見太平洋，願俄國最初派探險隊至黑龍江方面，始自一六四三年，達到河口者，爲一六四六年，有名遠征之哈巴羅夫，僅率百五十人，隨地征服土人，亦即於此處與中國兵相戰，各不相讓，中國欲每年由西伯利亞諸部落貢獻財物，俄人亦欲貢獻財物

雙方始以武力相爭，無如俄人以殘忍手段相壓迫，致該地土人，皆逃亡無遺，自一六六九年至一六八九年，中俄相爭猶不已，甚至發生大衝突，清初康熙與俄之彼得大帝，皆爲雄主，惟俄兵爲數甚少，究不能與華兵相戰，不過因彼得大帝之政略巧妙，竟與康熙締結國境和平條約，即所謂奈爾丁司克條約，此條約，俄以軍事上敗北爲中國所屈辱，至一八五八年，俄乘英法聯軍進攻北京，要求改訂國境，締結愛琿條約，該約以黑龍江爲中俄兩國國境，而沿海州仍爲中俄兩國之共管地，嗣後俄又要求改訂，將沿海州，讓給俄國，由此

觀之，俄人之侵略西伯利亞情形，始終以強盜主義，獲得廣大無限之土地，且僅藉二三百之野武士之力，並無何等損失而得

之，故今日我輩（日人自稱）不得不做效神宮皇后之雄圖，平定熊襲，征伐三韓，以應付蘇俄也。

華僑前輩

謀實現救僑計劃

聯合各地僑胞組織耆老會

俟籌備就緒即可宣告成立

全球各地華僑，鑒於各國民衆之盡力排斥，幾至無地自容，最近墨國之驅逐。暹羅之虐殺，尤使華僑難安枕席，茲爲求自救及救國起見，決移資回國，以謀根本之解決，自要求政府劃閩南海十縣，爲

移資回國之華僑投資區域後，已迭得蔣委員長內政部及福建省政府之批示，允予考慮，本埠華僑聯合會之華僑前輩許冀公等，爲該問題促其實現起見，特發起聯合英美南洋滬港閩粵等地華僑，組織耆老會，

督策各方，努力進行，其目標除華僑謀自救外，進一步將作救鄉及救國之企圖，總會擬設鼓浪嶼，其主要工作，約分下列數點，①復興農村，②實行自治，連環保甲規法，使人民日臻安富，③開闢道路，④設立工廠，備安插回國華僑，⑤經費請政

立法院通過

白銀協定批准案

附帶保留免受協定限制

馬寅初談應付銀價高漲對策

中央南京九日電 白銀協定批准問題

，因美提高銀價，轟動一時，且二十七日

府於庚款或棉麥借款項下撥充，並招股或借款設立農村合作社，自治區經濟合作社，以調劑金融及建設生產事業，⑥設自治人員訓練所，以造就自治人才，一俟籌備就緒，即行成立云。

中政會審查會，以美提高銀價之對策，與批准協定，為截然兩事，經提念八日中政

會決議原則通過，交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奉咨後，交外財經三委會，於八日下午二時，開聯席審查會，馬寅初，陳長蘅，衛挺生，傅秉常，史維煥等十餘委員審查結果，認為協定應予批准，惟須附帶保留聲明即如與「中國產業有危險時中國得採必要之行動」，俾不致受協定之限制與束縛擬具條文，提九日五十次院會祕密審議，詳加研討結果，照審查意見通過，附帶保留聲明，通過白銀協定，

中央南京九日電 馬寅初十日對中央社記者發表個人對於應付銀價上漲之對策

答覆日海相宣言

，首稱白銀協定，與提高銀價，兩者有密切之關連，美提高銀價後，我為銀本位國家，所受影響甚大，但協定第四條，規定我國不得以溶幣之銀出賣，換言之即限制我於四年內，不得改金本位，以四年之久，國際金融變遷至如何程度，殊難臆揣，倘任其自然，物價加倍下降，外貨源源入口，農工商業，均將破產，危險萬分，故批准協定，附帶保留聲明，倘白銀漲至最高程度時，我可趁此時機，改為金本位，以白銀易黃金後，我可免受他人宰割之苦。

美人解釋造艦計劃

辯稱未越出海軍條約之範圍

目的在掃除海軍競爭之疑雲

維持國際安全和平唯海軍是賴

國民華盛頓八日電 日本海相大角宣言，日本將被迫增建軍艦，以求與美國海軍抗衡，今日此間議員及海軍界聞之，大為驚駭，爲答復大角之言論起見，喬治亞州代表文生氏（即文生特拉曼議案之提議者）宣稱，美國造艦計劃，並未越出海軍條約之範圍云，文生氏繼稱，吾儕造艦計劃，目的在於排除海軍競爭之各種疑雲

，吾人之議案，志在完成條約所許可國際均勢之我方責任，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吾未見有反對此計劃之理由，伊利諾州議員白利登，爲主張大海軍案者主要人物之一，亦不信美國將從事海軍競爭，白利登之言曰，除非英日自動破壞與吾人締結之莊嚴條約，吾人不欲越出條約之範圍，倘英日兩國中任何一國，以吾儕之造艦計劃爲

可異，則表示彼等對與吾人不能信任之明證，海軍作戰長官史登賚大將則稱，各國道德的義務，在維持條約所許之充分海軍實力，史賚氏繼稱，凡屬倫敦或華盛頓條約之簽約國，應保全彼等充分之海軍力，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相當均勢，結束世界大戰之和平公約，並未能解決大戰

日內瓦滿抱軍縮成功有望

路透日內瓦九日電 國聯對於軍縮事件，現抱最後成功之希望，因英國已改變其態度，現贊成對於違反軍縮公約條文者，彼此採取共同行動之主張也。

以後之許多國際困難，在遠東則尤甚，各國之責任，即在毋超越條約之限度，余意亦以為各國之義務，在維持條約所許之充分海軍力，苟各國政府任其海軍力削弱，則國際均勢和平與安全，必將為之動搖矣。

法外長一封書

又聞法國有勢力之輿論，對於德國重整軍備之問題，已有變更，今日有一關於軍縮問題之白皮書發表，內載法外長巴爾都一函，以簡明之語調，

申說法國之態度，並說明談判陷入僵局之原因，謂凡確爲軍事性質之組織，如不算爲軍隊，則非法國所能接受，如受和約軍事條文束縛之國，得立即重置軍備，而他國反需立即減少軍備，此亦非法國所可允者，該函又陳說遇有破壞軍縮公約時有所擔保之必要，並謂現有若干國，方積極重置軍備，而不顧和約之規定，此事宜有迅速之解決云。

美國發備忘錄

美國二月十九日送交

駐美英大使之備忘錄贊成一月二十九日之英國軍縮說帖，並主張一面縮減攻勢國之軍備，一面增厚弱國之防守力量，該備忘

錄提議，①廢除活動的重砲隊，大坦克軍，轟炸機，及用於侵略之同樣軍器，②繼續的自動檢查軍備，③締結普遍的不侵略公約，該備忘錄又聲明美政府決不與聞歐洲政治問題，故不參加關於此種問題之外交討論，但美政府甚注意於歐洲和平之維持，是以歡迎英政府之努力，美政府完全與英國一致，認軍縮公約不獨爲必要，且以便利一般政治之緩和，該備忘錄末稱，美政府希望英國之說帖，可導成軍縮談話之恢復云，預料法國下星期可答覆二月九日英國提議之文，定可有進步，以便利軍縮之談判。

東北民衆

不要忘記是中國人

唐有壬對東北之沈痛談話

收回東北武力外交均困難

中央北平十七電 外交月報社十七日
下午五時，招待唐有壬，到二十餘人，主席楊卓然，致詞後，要求唐對該社工作，加以指示，唐即起立談話，略謂本人對於東北問題意見，以爲東北四省收回，用武力固不可能，用外交亦有困難，所以吾人現在主要工作，是如何使東北的人，不要忘記了是中國人，因爲民族意識消沉，最

爲可怕，如東北人不能保留民族意識，則長此以往，就無辦法，現在外人同化東北教育，吾人若想保持東北人民民族意識，必要長期做「如何使東北人不要忘記他是中國人」工作，此種工作，有成效，東北人心起來，表示他是中國人，所以貴社之工作，除調查材料外，尙須注意及此云。

日人經營拉濱鐵路完成

(長春通訊)

——縮短北滿與日本間之交通路線——

日人經營之敦圖線，(敦即化至圖們爲吉會鐵路的變相)已於去年四月間完成，拉濱線復由日人滿鐵會社，受僞組織之委任，亦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試車，該線全長凡二百六十二公里，起自吉圖路上之拉法站，至北滿經濟中心之濱江止，橫斷吉林省之西部，越中東鐵路而使北滿物產散集地濱江(哈爾濱)與日本內地間之距離縮短，並爲北滿鐵道網之神經中樞，自濱江經該路至拉法，復由拉法經敦圖線至北朝魚羅津港，較自哈爾濱南下至大連

之距離，縮短二百零七公里，又昔日北滿與日本間之最短線，爲自濱江朝鮮鐵道至下關之二千零二十公里，今則經拉濱線出羅津而至敦賀，不過一千六百十六公里，換言之，即北滿中心地至日本內地間之距離，因拉濱線與敦圖綫之完成，而縮短三百九十六公里之長度，故此路之完成，使北滿與日本間之交通，開一新紀元，而於日本侵略滿洲之軍事上經濟上，增加一有效之武器。

該路之全長，雖不過二百六十二公里

，然其工程方面，則有驚人之處，如該路與呼海路連接處之松花江鐵橋，長計一公里又十分之四，較昔日稱爲東北大工程之中東路鐵橋，更長三十一米突，即鴨綠江鐵橋，亦所不及，該橋爲雙層式，上層行人馬，下層架鐵路，建築費用達四百二十萬元，就其規模與形式言之，可謂爲東北第一條大橋，又該路間有一著名之太平嶺隧道，長六百九十米突，亦爲該線大工程之一。

沿線風景，與東北其他鐵路大不相同，鐵路沿山麓蜿蜒而行，沿線均爲森林，故日人於建築時，特在鐵路兩旁各開地五

十米突，而留相當距離間隔之樹木爲天然之電桿，故今日經行該處，惟見二三尺小樹，不復見昔日蒼綠幽鬱掩天蔽日之原林矣。

該路建築之目的，與日人加工趕成之用意，一方面固在於使北滿與日本內地間之距離縮短，以充分吸收北滿豐富之資源另一方面，日本爲應付當前日趨緊張之日蘇戰雲，縮短運兵之路綫，使日本內地軍隊，得以迅速達到北滿，而侵入蘇境，又該路沿綫各地，本爲我義軍隱匿出沒區域，日人爲圖消滅我義軍而趕築此路，蓋亦爲原因之一，

自該路完成後因出海距離縮短，向稱
爲北滿交通脈之中東鐵路，已喪失其效用
，沿綫本站之城市有五常·拉林等，日鮮
農民，移殖於此者日衆，沿綫溫度頗低，

冬季常達零下三四十度，故旅行該路者，
惟見爲白雪所掩之原野與蒼天混成一色而
已。

美日間成立妥協

日本以海軍比率讓步爲餌

博取美國放棄菲島承認僞滿

進而訂立美日互不侵犯條約

人方瓜分遠東使我爲鼎中鬻

國民倫敦三月廿一日電 美國國務卿

轉報，近日與日本外交部長廣田之函電往

還，據云正在醞釀一極迫切之計畫，以穩

定與增進美日兩國間之關係云，據可靠之

消息，日本駐美全權大使齋藤氏，與美政府之談話，大綱如下，日本所提出者，爲下列三點。

①修改一九二四年美國移民律中拒絕日本人民移入美國之問題。

②美國承認，「滿洲國」之問題。

③美國須早日放棄在斐島之海空軍根據地。

關於最後一點，日本已暗示決然保持斐島之中立性云，如果美能對日本如此讓步，則日政府準備在一九三五年海軍之縮會議席上，放棄其堅持更改海軍比率，以免除建造軍艦之競爭云，就齋藤氏預備談

話之祕密性質而觀之，則美日兩國之政府人員，勢將否認上列談話之大綱，惟雙方政府之代表，似已默認其準備，又此次談話，如有成效，則恐將再進一步，訂立美日不侵犯條約云，據美國政府人員聲稱，前述之三點，爲日政府放棄擴充海軍之最高要求，且就日本現在之財政狀況而言，日本祇能順從裁減軍費之計劃云，列強各國，因「滿洲國」之發達，頗有意於承認，惟英美因受國聯不承認宣言之束縛，不願甘爲戎首，然事實上英美大有欲步他人後塵之意，因與蘇俄關係緊張之德國，近有與日本親近，而亦有與「滿洲國」發生

相當關係之意云，斐律濱獨立議案，美政府擬於准許斐島獨立後，十八年內，撤消其海空軍根據地，據齋藤氏之意，美國可以提早放棄此項根據地，美俄兩國之友誼增進，英國實深歡迎，因向者介於兩國之間，周旋不易，時常引起猜疑云。

日美互換文一片親善聲

二十一日東京電 廣田外相曾於二月二十一日電令駐美大使齋藤博氏，以表示日美親善之國書，面交美國國務長官赫爾氏，茲於本月三日由赫爾氏回電，表示兩國親善之誠意，亦由齋藤駐美大使轉遞，茲由外務省發表兩電如下：

廣田去電

日美開始國交以來，已滿八十年，其間兩國保持友好關係，即經濟關係，亦因競爭品甚少，互為其商品之大顧客，互相促進依存關係，確信兩國間無解決困難之問題，至於現存或將來所發生之案件，若正當諒解無隔意協議以處理，則圓滿解決，信係當然，帝國外交之根本方針，乃萬國協和，當然無與何國構事之意圖，尤其與大隣邦之合衆國，希望確保善隣和平關係，不肖自就任以來，即努力於此，茲乘齋藤大使赴任機會，得示露增進日美親善

關係之素懷，至深欣幸。

赫爾回電

貴大臣曾經表明見解，謂美日兩國間，並無根本解決困難之問題，存乎其間，余亦與貴大臣全然抱有同樣見解，余更以爲美日兩國間，並無整理困難與不正當問題之存在，美國當此實行國策之際，採取此種手段，乃美國政府早經決定之方針，倘不幸於將來兩國間，發生任何討論時，美國政府亦當處以同樣之親善精神，而圖和平正當之解決，並將以此種精神，檢討日本之地位，希望日本政府亦以上項精神

，檢討美國之地位，而抱有此種確信，貴大臣鄭重聲明，謂日本對於其他任何國家，決無進而尋釁之意，余對於上項陳述，更以至爲愉快之信念而接受之，美國方面，亦毫無該項意圖，今藉此機會，切實言明，甚爲欣幸，余爲維持美日兩國之友好，增進彼此之親睦起見，無論任何提議，當由駐美日本大使或駐日美國大使轉達前來，余無不忻然受領，貴大臣爲達到所聲明之目的計，同時爲和平友誼及國際團體全員之利益助成計，凡對於能實行之任何措置或手段，當予以贊成，此余所熱心希望不已者也云云。

sity on the outskirts of Shanghai which was founded in 1924 and where German professors collaborated with happiest results under Chinese management.—Trans-Ocean Kuo Min-

Japan Finances Canal Across Malay Isthmus

Reply To British Navy Base At Singapore Seen In Siamese Project

London, Mar. 22.—(Hav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nal which the Siames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dig across the Isthmus of Kra, (Malay Peninsula), between Burma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which would link the Indian Ocean with the China Sea, will be financ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rites Daily Express.

This "Kiel Canal" of the Asiatic Continent "will constitute in the mind of the Japanese a ripost to the Singapore base, the completion of which has been decid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ays the paper.

Furthermore the correspondent of the Conservative organ in the region concerned says that the Japanese mean to use Siam as a real base for their expansion.

Japanese Spy Activity Alleged

London, Mar. 22.—(Reuters), —The travelling correspondent of the Daily Express

cables a sensational dispatch from Singapore in which he alleges the existence of activity on the part of the Japanese to discover a suitable site for a secret naval base.

He asserts that Japan is at present conducting negotiations with a view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anal through the Isthmus of Kra, South Burma, so that ships stationed at the projected base could avoid passing through the Malacca Strait, which separates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from Sumatra.

Meanwhile, according to Reuter's correspondent at Brisbane the mysterious operations of a Japanese vessel is reported by the Australian s.s. Mildred, which saw the crew near Cairns, on the coast of Queensland, apparently collecting trachus shells; but the crew, who numbered over 30 men, threatened to shoot if anyone approached. The Japanese were all armed with rifles and revolvers.

think in terms of months—or weeks.”

Called Menace

According to Mr. Greenwall, Japan is willing to waive her claim to naval parity at the forthcoming arms conference if the powers would recognize their puppet regime. But insofar as it is highly improbable that recognition will take place, naval parity will be all the more insisted upon. In this connection, Mr. Greenwall stressed the interest of Japan in Siam and the proposed canal to be built there on which Japan is said to have an option. The canal would bring the West much closer to the East, said Mr. Greenwall, and would make the Singapore naval base practically useless.

In concluding the interview with remarks on a Russo-Japanese war, which he held not improbable in the near future, Mr. Greenwall said that Japan at this stage could not rely, as had done before, on the emigre Russians in North China. “When it comes to a showdown,” concluded the correspondent, “Japan may be surprised. In my opinion, at least 50 per cent of emigre Russians will fight on the side of their countrymen instead of being allies of Japan.”

FAR EASTERN SOCIETY

Anniversary of Foundation

Celebrated in Berlin

Berlin, Mar. 17.

A distinguished gathering of Berlin's Chinese colony, the Chinese Legation and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met at the auditorium of the Reich's Economic Council to-day to celebrate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Far Eastern Society. Speech was delivered by the Secretary General, Herr Max Linde. In a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survey Herr Linde reviewed the successful organization of reinforcing the cultural bond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recalled with gratitude the assistance afforded by the Society to German refugees in China during the Great War.

The speaker also gave an interesting “inside story” of the persevering attempt of setting up German engineering and medical schools in Shanghai until the schools were ultimately seized by French troops. Herr Linde expressed profound satisfaction at the work of the Tungchi Univer-

operation to the League in every matter which is not primary political and in every matter which obviously represents the views and the good of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views

and good of political leaders, of privileged classes or of imperialistic aims.”

* * * * *

Note.—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protested against this declaration of policy.—Ed.

JAPAN MOVES FOR MONOPOLY IN 'MANCHUKUO'

Open Door Policy Merely Benefits Nipponese, Daily Express
Man Avers

American and British firms in "Manchukuo" are becoming very dissatisfied with Japan's policy there, declared Mr. Harry T. Greenwall, special correspondent in Paris of the London Daily Express, in an interview yesterday with a CHINA PRESS representative.

"The open-door policy in 'Manchukuo' amounts to an open-door policy for Japan," continued Mr. Greenwall. "The Japanese are maneuvering to obtain a monopoly on the tobacco, oil and other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the journalist. Great Britain will not recognize "Manchukuo," even

though Mr. Pu Yi sent an autographed picture to King George. Such recognition would involve not only Great Britain but all other major powers and it is quite unlikely that any of these powers would act independently.

However, Mr. Greenwall termed Japan "the Germany of the East," and expressed the view that the English people believe that Japan will eventually control China. "China thinks in terms of centuries; Japan thinks in terms of days," he declared. "British policy in this respect has also changed. We used to think in terms of generations while at present we

shington treaties. The Peace Treaty of 1928, adhered to by sixty three states, condemned "recourse to war for the 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troversies and renouncing it as the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The Kellogg Pact "will probably render this country comparatively strict in its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ts obligations."

In order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historical policies, declarations and undertakings, a new doctrine is in the making, namely, "the doctrine of non-recognition," which has been employed both in Latin America and in the Far East. "Evidence in the field of action during the past year indicates that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mbers of the League are acting—the type of action being that of refraining from certain acts—in conformity with the non-recognition formula and the declarations of intent which have attended its affirmation."

Concerning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 with regard to the League, President Roosevelt on March 4, 1933, said,

"In the field of world policy I would dedicate this Nation

to the policy of the good neighbour" respecting himself and the rights of others. "Friendship among nations" "involves mutual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it is only by sympathetic respect for the rights of others and a scrupulous fulfillment of the corresponding obligations by each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that a true fraternity can be maintained."

Secretary Hull on Nov. 24, 1933, said, "Peace must be our passion. Its cost cannot be too great in the light of the frightful cost of war . . . So we must take stock of all our blessings in this favored part of the world . . . and bring them to bear, by united efforts, to help right a topsy-turvy civilization . . . By being the best of good neighbours let us offer the first possible example for a jaded and disillusioned world. At the Montevideo Conference, Dec. 19, 1933, America fully supported the proposal declaring: "No state has the right to intervene in the internal or external affairs of another."

On December 28, 1933, President Roosevelt said, in part:

"We are not members and we do not contemplate membership, we are giving co-

Outline of American Policy in Far East.

STANLEY K. HORNBECK,

*Chief of Far Easter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is based upon the principles of world peace,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respect for the rights of other States and fair treatment by every state of those who live within or come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Whether America is willing to fight again to maintain these principles or whether sheer moral force could so influence other nations as to attain that end without fighting are questions to be left for the Futu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bove principles, "the true policy of steering clear of permanent alliances with any portion of the foreign world", "the Monroe Doctrine," "the Latin American Policy," "the Europea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 have been formulated and declared. It has been the belie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free states should remain free—in the Orient as elsewhere—and that nations should live and let live with due respect for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ne another. "Let

it be just. Let there be no unfair advantage on either side."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America instructed its Commissions "to refrain from embarrassing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Chinese affairs by throwing unnecessary obstacles in the way." In 1927, America declined to support a proposed joint show of force by several powers to make demands upon the Nanking Government. In 1868, America expressly agreed to respect the sovereign rights of China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al opportunity in trade and navigation in China. In 1899, John Hay declared "the open door policy."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a treaty was concluded which "designed to stabilize conditions in the Far East,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a, and to promote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other Powers up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1932, Mr. Stimson declared the objections of America in reply to Senator Borah based upon the Wa-

ments have made urgently necessary. The slump in commodity prices sharply depressed the price of rice, the most important Japanese crop. A succession of very good harvests, together with extended rice growing in Japanese dependencies, led to the accumulation of stocks exceeding home consumption and accentuating the downward trend of prices. The farmer is forced by heavy indebtedness—averaging about 1,200 yen for each farming family—to sell at whatever price he can get.

The pressure of Japanese exports of manufactured goods on the world's market is another danger-point to herself. Japan exports in order to import goods she cannot herself produce, many of which are now urgently needed for armaments. For expensive foreign supplies she is paying with cheap exports based on the low price of rice, a low rate of exchange for the yen, low wages, and even low profits. The net result is that Japan

now gives more, in terms of goods, for what she receives.

If Japanese exports increasingly encounter foreign measures of retaliation, even the present standard of living could not be upheld, as according to recent Japanese statements more than one-fifth of the whole working population is at present engaged in export trades. Because of this, and because she is anxious to avoid diplomatic complications while she is so near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Japan is trying to reduce her exports in quantity by agreement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a tense atmosphere of war apprehensions, the combined effect of financial crisis, agricultural distress, and a very low standard of living constitutes a severe test for the proverbial loyalty of the Japanese to their national aspirations. The semi-feudal family system, on which even modern Japan relies, may be jeopardised.

first of these is the naval conference due in 1936, when, instead of the prevailing 5:5:3 ratios, Japan will demand full naval parit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The second cause is the expiry of Japan's notice to leave the League of Nations, which will provoke heated discussion over the South Sea islands, which Japan only holds under a League Mandate, but which are of paramount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her. Thirdly, we have the growing competitive strength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will have completed its second Five-Year Plan in 1937; and Japan knows from her own experience that inefficiency, waste and poor quality—the diseases of infantile industrialisation—are soon outgrown. Lastly,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increasing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s continental schemes.

Let us first look at public finance. The total State expenditure amounted to 1,558 million yen in the 1931-2 Budget, 1,944 million yen in 1932-3, and 2,309 million yen in 1933-4. For the year 1934-5 expenditure has been fixed at 2,111 million yen; but this figure, quite apart from expectations of a large supplementary budget, does not represent

a real reduction on last year's total, because the communications vote has now been separated from the Budget and is carried in a special account. Thus, after a prolonged struggle for economy, the real total of the new Budget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last year's record figure.

The latest Budget involves the issue of loans to the extent of about 785 million yen in order to cover the huge deficit, which amounts to more than three-quarters of all non-armaments expenditure. Heavy deficits have occurred year after year, and the total State indebtedness has risen from less than 6,000 million yen in 1931 to nearly 8,000 millions at the end of 1933; it may approach 9,000 millions when the current year ends. Hitherto this financial policy has not caused definite inflationary results, but as the public debts—which is usually first taken over by the Bank of Japan and then placed when and wherever possible—continues its rapid rise, apprehensions of inflation are growing.

Japanese agriculture suffers most from this state of affairs; for the Exchequer has no money for relief measures which many adverse develop-

the same time occupying all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s in China. This is the idea underlying the coronation of Pu Yi who, immediately upon ascending the cardboard throne leaning upon Japanese bayonets, proclaimed to the world the historical part he is to play. 'Is it not valuable for the entire world, that the so-called "Manchukuo" will stand between the USSR and the Orient, as a stronghold against the penetration of Bolshevism into the Far East,' declared the new emperor.

Hegemony Over Asia

"The Japanese military hope that by scaring the imperialist world by the Bolshevik danger they will be laying the path for Japanese expansion in China, and will weaken the resistance of other imperialist powers. The hopes of Pu Yi and of those hiding themselves behind him are directed not only against the USSR; they

represent only a version of the plan of struggle for Japanese hegemony over Asia.

"No one is forbidden to hope. Pu Yi's hopes, as regards the role of a stronghold, do not worry us. So long as Pu Yi and his advisors sit 'as strongholds' in Changchun, we can leave them to their historical fate".

In conclusion Radek points out that China at the present time possesses a young and courageous working class, full of energy, a class who knows how to guide the masses of peasants. "Pu Yi's advisers will be clever if, remaining as 'strongholds' in Changchun, they do not attempt to repeat the philosophic deduction of Pu Yi's ancestors, that 'Revolts of citizens place nations under the power of real sovereigns', either in the North, or in the South. This would threaten to shatter the throne and not only that of Pu Yi", concludes Radek.

TENSION IN JAPAN

(From the Economist, London, Feb. 3, 1934.)

The Japanese nation, according to its military-minded advisers, will enter a period of acute crisis between 1935 and

1936. To this crisis, say the militarists, there are four contributory causes, all clearly discernible at present. The

tarism is pursuing aims far beyond the limits of Manchuria”.

Recalling the history of China, Radek points out that the Manchu dynasty was called to power by general Wu Shan-kwei who, being scared by the revolt of peasants and filled with hatred towards them, appealed to the Manchus offering them to rule China in return for their assistance against the peasants in revolt. Japanese militarism is convinced that new Wu Shan-kwei will be found who in face of the new revolutionary upheaval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will prefer to continue Chiang Kai-shek's path to the end. With this in their minds,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ed the throne, placing on it the last offspring of the Manchu dynasty.

“The seizure of Manchuria”, continues Radek, “certainly is not the final aim of the most decisive Japanese imperialists. Nor is it Jehol or Inner Mongolia. All these movements are in the nature of preliminary activities preparing the basis for future advance. Military fascist elements in Japan tremble at the idea of unification of China. A united nation of 400 milion people

possessing modern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armed with modern defense equipment would change the correlation of forces in the entire world, and in the first place would completely change the correlation of force in Asia. Japanese militarism fears that if China follows the capitalist path, she will rely o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f she chooses the socialist path, she will rely on the USSR. Neither of these paths portends any good for those hankering after the domination in Asia.

“A part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desire to cut off from China as much territory as possible, while others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domination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ism over united China. They believe that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lose antagonisms in China will force the ruling cliques of Chinese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 to find refuge in Manchuria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Japanese bayonets. This would enable the Japanese to start an advance into Yangtze region, not under the slogan of annexation, but under that of unification of China under the old ‘legitimate’ power of Ching dynasty, behind whose back Japanese imperialism will hide itself, at

Pu Yi Seen As Instrument Of New Invasion

Karl Radek Says Dominance Over China To Be Sought As 'Restoration'

MOSCOW, March 3.—(Tass). —In an article devoted to Pu Yi's coronation, the noted Soviet journalist Karl Radek writes:

"The last offspring of the Ching dynasty which was crushed like a mushroom under the wheel of the revolution of Chinese people in 1911, advanced to the throne of Manchurian Emperor riding a bullet-proof automobile between lines of Japanese troops. The Japanese imperialist press is honoring the Manchurian Emperor, as the guarantee of peace in Manchurian. It extols the Japanese militarism which, listening to 'the voice of Manchurian people' and to its own monarchical feelings, enriched the world by a new throne, years after the whirl-pool of history washed away Hohenzollerns, Hapsburgs, and Romanoffs—the most powerful dynasties of Europe.

"The Manchurian nation", continues Radek, "is a myth. Nine-tenths of the population

of Manchuria are Chinese peasants.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China and Manchuria went through the fall of the Ching dynasty with perfect calmness, the best evidence of this being the fact of utter absence in China of influential monarchical groups whatsoever. The last offspring of the Ching dynasty was saved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 in China, who protected him, transferred him at the moment of danger to the Japanese concession in Tientsin, and from there brought him on board of a Japanese torpedo-boat to Manchuria when the hour of Manchurian 'independence' struck".

Seek Beyond Manchuria

Answering the question—why Japanese militarism now erects the throne in Changchun.—Radek writes: "By creating the throne in Manchuria, and by placing on it the la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g dynasty, Japanese mili-

